

第三十七段 試鴻博聯綴巍科 念糟糠力辭相府

桂蕊既去，猗猗謂芷馨曰：「依這山家女子的話，秦生即是梅郎，這是我夢想不到的，但梅郎何以改姓更名，致令我父親辭了他，又去訪他，倒多費此一番周旋一番愁悶？」芷馨曰：「自老爺欲尋舊姻，我卻替小姐放不下秦相公，於今纔知秦相公即是梅相公，漫說小姐喜歡，即芷馨也是喜歡的。」猗猗曰：「這山家女子我疑即是桂蕊。」芷馨曰：「何以見得？」猗猗曰：「他看鴛鴦圖時，我隱約聽得他說，這圖是他寫的哩。」芷馨曰：「他分明姓山，諒必不是桂蕊。」猗猗曰：「改姓更名也是有之。若果他是姓山，以他那樣才貌，必是梅郎意中人，何以竟無一詩詠及，一言道及？」芷馨曰：「或者梅相公不知得他？」猗猗曰：「他既深知梅郎，決無不知他的情理。梅郎不曾說及姓山的，必是桂蕊無疑。」芷馨曰：「是與不是，日後自然明白。」

一日，瘦翁自羅浮歸，池氏迎著，問曰：「女兒姻事梅家如何說？」瘦翁曰：「我到羅浮的時節，梅生已進京應試去了。冷夫人隔簾相見，問及從前來書，我力辯其偽，且言欲定舊姻，冷夫人甚喜，說候梅生自京師歸，即來西泠拜謁。」池氏曰：「怎麼沒有會見臞翁？」瘦翁曰：「臞翁的事甚奇哩。」池氏曰：「有何奇事！」瘦翁曰：「臞翁自去年春即遊西泠，已成仙去了。」池氏曰：「哪有這樣事？」瘦翁將雪香苑遇仙的事告知池氏，池氏亦甚驚異。時芷馨在旁竊聽，到自芳館對猗猗細述一遍。猗猗曰：「以梅郎之才應試鴻博，自當出人頭地。」芷馨曰：「若是梅相公衣錦榮歸，那時與小姐洞房花燭亦是快事。」猗猗無語。

卻說松、竹、梅三人，一路談論風月，不日到了京師。住了些時就試鴻博，三人俱邀鑒賞。是年恰值會場，天子愛才，命其一體會試。三場既畢，榜發，松領榜首，雪香次之，竹亦獲雋。及殿試，雪香得中狀元，松榜眼，竹探花。三人一齊謝恩。

時有宰相柏公，女尚待字。宰相見雪香貌美又是新科狀元，欲招為坦腹，託尚書某示意。雪香力辭，宰相奏知天子，天子召雪香於便殿，諭以宰相之意。雪香以有糟糠，不敢從命為辭。天子深嘉其意，曰：「昔日宋宏不尚公主，今日梅卿不婚宰相，同是一樣節操。」遂將雪香之意諭示宰相，乃止。三人在京師住了數月，告假而歸。

雪香既歸，親友慶賀自不待言。過了幾日，冷氏將蘭瘦翁親自來訪，欲定舊姻的話，細細述了一遍，雪香始知艾炙所送蘭氏書是假的，心亦甚喜。一日，雪香走到松家，進快雪亭，則竹先在焉。松、竹見雪香至，喜曰：「我兩人正欲央人接你，你卻來得甚好。」雪香曰：「有甚麼事？」松曰：「閑坐無聊，欲尋舊時桃、李。」雪香曰：「那裏我決不去。」松曰：「你的酸氣尚未脫耶？今日必要你去。」雪香不肯，竹復勸行，雪香不得已，乃曰：「我方纔來，且坐一會再去不遲。」松曰：「坐一時可得。」三人乃坐。雪香謂松曰：「翠濤，你從前說二美偕歸之語，我的婚姻不止賈家，這倒是你說著了。」松曰：「你說賈婢亦與你有約，可算二美，怎又是我說著了？」雪香曰：「我自幼定婚蘭氏，是你二人所知。」松、竹曰：「是的。」雪香曰：「去年有個姓艾的送蘭氏書來，言蘭氏女已嫁，亦是你二人曉得的。」松、竹曰：「也是的。」雪香曰：「那艾炙所送來書是假的，我這頭親事還在哩。」竹曰：「何以知那書是假？」雪香曰：「今春我們進京後，家岳瘦翁親自到我家來過，言不在鄭州住，現今家居西泠，去年因艾炙到羅浮來，曾託寄書，書中是言欲早完姻，並無女已別字之語，此係艾炙改作偽書。且言艾炙回書亦說，我已娶於某氏，叫他女兒另行相攸。家岳先亦信以為真，後聞人言我實未娶；那人並說，艾炙來書言伊女已嫁，我到西泠省親，兼欲求凰，一一對家岳說明，家岳方知艾炙假作兩邊書紮。遂欲急尋舊姻，在西泠訪我不著，特親到我家來。家母叫我到西泠去拜謁。翠濤，我這番到西泠，賈家親事諒無不成，這‘二美偕歸’之語，你說不止賈家婚姻，豈不說著了？」松曰：「這卻不錯。」竹曰：「那艾炙偽作兩邊偽書，破人婚姻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雪香曰：「聞家岳說，艾炙曾去求婚。其偽作書紮，欲自為計耳。」竹曰：「不解世間有這樣人。」松曰：「雪香又添這樁喜事，我們今日必須盡興尋樂一回。」竹曰：「我們到桃、李院中去。」雪香祇得同行。

走到院中，桃、李迎著，笑曰：「這幾位相公是輕易不來的稀客，今日哪陣風吹來的？」松曰：「我們還是去年春上來過的，今日以要攪擾你們一場。」李曰：「梅相公酒量也造大些否？」梅曰：「一石亦醉，一斗亦醉，即不飲亦醉。我的酒量是可大可小的。」桃曰：「去年在這裏小些，今年必定大些。」松曰：「雪香不知桃姊深淺，桃姊何以知雪香大小，你還是喜大喜小哩？」李曰：「開口便叫人捉錯。」桃曰：「我是說酒量大小，松相公的嘴有深淺，我卻不知。」竹曰：「翠濤今日被桃姊佔便宜去了。」松曰：「他要我入之深深，這便宜讓他佔些罷。」李曰：「相公你想必是要喫酒的。」松曰：「今日是梅相公的東，你們須放熱鬧些。」桃曰：「梅相公也看得起我們，真是僥幸。」少時酒至，入席坐定，交酌盡歡，雪香亦時有笑語。李曰：「梅相公今年不及去年老成。」雪香曰：「我去年嫌你們胭脂太重，今年覺像你們的也少，聊復爾爾，又何嫌乎？」松曰：「未嘗閱歷世事，則必孤高嫉俗；閱歷愈深斯眼孔愈下，亦是自然的道理。」竹曰：「賈家婢子較他們兩個何如？」雪香曰：「艷冶不及，而風雅過之。」桃曰：「梅相公也說我們艷冶，真是一經品題。」松曰：「我們去年填的詞能唱否？」李遂橫笛而吹，桃乃按節而唱。唱畢，松、竹、梅俱各稱善，復縱飲一會而散。